



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55

以色列侵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各项权利的行为和定居点活动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
的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97](#) 号决议编写，介绍了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间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西岸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最新定居点活动，并着重强调了这些活动对人权的影响。

* 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以反映最新情况。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97 号决议提交,介绍了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间该决议的最新执行情况。报告依据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直接开展的监测活动、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其他联合国实体提供的信息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本报告应结合秘书长和高级专员近期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有关报告一并阅读。¹ 秘书长就同一期间第 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季度报告也提供了相关信息。²

2. 报告载有关于定居点推进状态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人权影响的最新情况。第四节特别着重介绍以色列宣布的军事射击区和巴勒斯坦社区附近前沿定居点活动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报告还载有以色列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的最新情况。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继续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西岸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开展定居点活动。拆除巴勒斯坦房产行为和定居者暴力行为达到联合国系统地进行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³ 在监测到的大多数定居者暴力事件中,以色列安全部队未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在许多情况下对巴勒斯坦人使用了武力。这种暴力行为普遍不受惩罚现象仍然令人严重关切。这些事态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以前报告中描述的许多巴勒斯坦社区面临的胁迫性环境,增加了强行迁移的风险。⁴

二. 法律背景

4.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同时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加沙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这包括对占领国以色列具有约束力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有关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适用的法律框架的详细分析载于秘书长以往的报告。⁵

三. 与定居点有关的活动

A. 定居点扩建

土地的指定、规划和招标

5. 定居点建设计划的推进速度放缓,以色列当局提出或批准了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建造约 6 800 个住房单元的计划,而在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西岸有 11 700 个住房单元,东耶路撒冷有 1 500 个住房单元。这包括 C 区的 6 200 个

¹ A/HRC/46/65、A/HRC/46/63、A/HRC/46/22、A/75/376 和 A/75/336。

² 见安全理事会简报,可查阅 <https://unsco.unmissions.org/security-council-briefings-0>。

³ 根据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库提取的数据,其中分别系统记录了自 2009 年和 2017 年以来发生的拆除事件和定居者暴力事件。

⁴ A/HRC/46/22, 第 4 段; A/75/376, 第 26 段; A/HRC/34/38, 第 48 段; 以及 A/HRC/40/43, 第 14 段。

⁵ A/HRC/34/38 和 A/HRC/34/39。

单元和东耶路撒冷的 600 个单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C 区约 2 700 个单元和东耶路撒冷约 540 个单元已进入最后核准阶段。⁶

6. 以色列当局对 C 区定居点的 1 900 个单元和东耶路撒冷的 200 个单元进行了招标，而上一报告所述期间分别为 1 700 个单元和 1 500 个单元。

7. 有关 C 区定居点开工情况的官方数据显示，开工单元从上一次报告所述期间的 1 301 个增加到 1 506 个。⁷

8. 1 月 17 日和 18 日，以色列当局推进了建造约 800 个住房单元的计划，并在 C 区定居点对约 1 900 个单元(许多单元靠近西岸中心地带)进行了招标。1 月 20 日，宣布了位于 Giv'at Hamatos 的约 1 200 个单元的中标情况。⁸ 5 月 20 日，耶路撒冷地区规划委员会有条件地批准了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建造 540 个住房单元的霍马山 E 计划。⁹ 如果进一步推进这些计划，将把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与西岸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并严重破坏建立毗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¹⁰

9. 定居者建立了 12 个新的前沿定居点，¹¹ 延续了十年来的增长趋势。¹² 其中 9 个曾是农场，这对周围的巴勒斯坦社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¹³ 5 月 3 日，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村庄 Bayta、Qabalan 和 Yatma 的土地上重新建立并迅速修建了“埃维塔尔”前沿定居点。到 5 月 31 日，这个定居点包括容纳 200 多名定居者的大约 40 座建筑。¹⁴

10. 9 月 4 日，以色列民政局发出征用令，征用位于 Dayr Sim'an 和 Dayr Qal'ah 的巴勒斯坦私人财产内的两处考古遗址。¹⁵ 根据国际人道法，私人财产必须得到

⁶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

⁷ 信息一经确认将予添加。

⁸ 见 2021 年 3 月 25 日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托尔·文内斯兰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的通报会上所作发言。可查阅 https://unsco.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security_council_briefing_-_25_march_2021_2334.pdf。

⁹ Ir Amim, “Tender published for infrastructure works on Givat Hamatos and approval of Har Homa E plan issued in the public record, 1 June 2021 (可查阅 <https://mailchi.mp/ir-amim/tenderpublished-for-infrastructure-works-on-givat-hamatos-approval-of-har-homa-e-plan-issued-in-the-publicrecord?e=f7e1245427>)以及“District Committee conditionally approves Har Homa E plan for 540 HU”, 5 May 2021。

¹⁰ 同上以及 S/2021/584。

¹¹ “立刻实现和平”的档案资料。

¹² A/75/376, 第 10 段。

¹³ 下文第四节, A/75/376, 第 10 段; 以及 A/HRC/40/42, 第 39 段。

¹⁴ 见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in-just-a-month-illegal-settler-outpost-sprouts-up-on-palestinian-lands-1.9882850。

¹⁵ 见 <https://alt-arch.org/en/expropriation-orders-west-bank>。

尊重，不能予以没收，除非有迫在眉睫的军事需要。¹⁶ 所有抢夺历史古迹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¹⁷

11. 秘书长回顾，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立和扩大定居点没有法律效力，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根据以色列国内法，前沿定居点也被视为非法。¹⁸

B. 巩固定居点

12. 尽管以色列执政联盟内部达成协议，从 7 月 1 日起向以色列议会提出吞并被占领西岸的部分地区的建议，但 8 月 13 日，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宣布，作为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的关系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将暂缓宣布”对西岸的主权。¹⁹

13. 11 月，以色列议会“犹地亚和撒马利亚问题小组委员会”就延长西岸定居点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提出了建议。²⁰ 所有权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永久政权不可逆转的主权行为，因此颠覆了占领本质上属于临时性质的原则。²¹ 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Shaykh Jarrah 的 Umm Harun 区开始了土地登记程序。有关巴勒斯坦家庭没有得到通知，从而严重削弱了他们合法捍卫财产权的能力。²²

立法发展，包括前沿定居点的正规化

14. 6 月 9 日，以色列高级法院宣布 2017 年的一部法律违宪，该法允许大规模征用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并根据以色列法律追认定居点和未经授权的前沿地带的数千套住房单元为正规住房。法院裁定，该法律侵犯了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财产权和平等权。²³ 尽管做出了这一裁决，但对现有替代法律机制的严重关切仍然存在，

¹⁶ 《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程》（《海牙章程》），第四十六条。另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规则第 40 条：尊重文化财产”和“规则第 51 条：被占领土内的公私财产”，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可查阅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1>。

¹⁷ 《海牙章程》，第五十六条。

¹⁸ 以色列，外交部，“关于未经批准的前沿定居点的意见摘要——倡导者塔利亚·萨松”，2005 年 3 月 10 日；以及 A/72/564，第 62 段。

¹⁹ 见 <https://il.usembassy.gov/joint-statement-of-the-united-states-the-state-of-israel-and-the-united-arab-emirates>。

²⁰ 见 Shlomy Zachary, “Renewing settlement of title in Area C in the West Bank: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violation of Palestinians’ rights”, April 2021. 可查阅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files.yeshdin.org/Renewing+settlement+of+title+report+2021/Renewing+settlement+of+title_ENG.pdf。

²¹ 《海牙章程》，第四十三和五十五条。

²² 见 <https://mailchi.mp/ir-amim/in-a-first-since-1967-israel-underhandedly-initiates-land-registration-procedures-in-sheikh-jarrah-to-advance-jewish-settlement?e=5dfcd834de>。

²³ 2020 年 6 月 24 日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的通报会上所作发言。可查阅 https://unsco.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security_council_briefing_-_24_june_2021_0.pdf。

这些机制可根据以色列法律以追溯方式将定居点中的前沿定居点和违章建筑合法化。²⁴

15. 11月29日，高级法院裁定宣布 Kokhav Ya'aqov 定居点的 224 德南土地为以色列土地的行为合法，该定居点建在拉马拉 Kafr Aqab 镇的私人 and 传统村庄土地上。²⁵ 这项裁决可能导致进一步宣布涉及 20 多个定居点的两个前沿定居点和建筑物为以色列土地。²⁶

16. 已经提出五份以追溯方式将前沿定居点正规化的计划。12月16日和5月10日，以色列议会在初步表决中提出法案，意在使大约 65 个前沿定居点合法化，并授权在此期间将其视为经过授权的定居点，其居民接受所有市政服务。²⁷ 8月26日，高级法院下令撤出未经授权的前沿定居点 Mitzpe Kramim 的大约 40 座建筑。²⁸ 以色列当局拆除了建筑物，拆除或阻止了至少四个前沿定居点的建筑工程。²⁹

C. 定居点对人权的影响

与定居点有关的暴力事件

17. 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加剧，发生了 430 起定居者暴力事件，造成伤亡和/或财产损失，而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为 337 起，这延续了自 2017 年以来的增长趋势。³⁰ 暴力行为的严重程度也有所加剧。定居者打死了 4 名巴勒斯坦人，打伤 145 人，其中 8 人是用实弹打伤。³¹ 还有两名巴勒斯坦人，包括一名妇女被杀，但无法确定肇事者是以色列安全部队还是定居者。两名已知或被认为是定居者的以色列人被打死，据以色列消息来源称，99 人被巴勒斯坦人打伤。³² 巴勒斯坦财产受损事件增至 327 起，9 477 棵树木和 199 辆车遭到破坏。³³

²⁴ A/HRC/46/65，第 16 和 17 段以及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gantz-nissenkorn-tell-staff-to-find-way-to-legalize-buildings-on-palestinian-land-1.8917013。

²⁵ 见 <https://supremedecisions.court.gov.il/Home/Download?path=HebrewVerdicts\17\260\054r42&fileName=17054260.R42&type=4>(希伯来语)。

²⁶ 见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israeli-high-court-rejects-petition-against-declaring-west-bank-area-state-land-1.9338816。

²⁷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的通报会上所作发言(可查阅 https://unsco.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security_council_briefing_-_21_december_2020_2334.pdf)；以及 <https://main.knesset.gov.il>(希伯来语))。

²⁸ www.jpost.com/israel-news/court-orders-evacuation-of-homes-in-mitzpe-kramim-outpost-640240。

²⁹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后，即 6 月 9 日，以色列宣布“埃维塔”地区为军事禁区，并下令撤出前沿定居点。

³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档案资料。

³¹ 相比之下，在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无人死亡，116 人受伤。

³² 相比之下，在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1 人死亡，21 人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根据以色列当局提供的信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将在医疗设施或现场由护理人员治疗的伤者算作伤者。

³³ 相比之下，上一次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 266 起事件，包括 8 591 棵树木遭到破坏。

18. 此外，在定居者进行袭击后或在巴勒斯坦人示威反对扩建定居点和前沿定居点时，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武力干预，在人权高专办监测到的许多情形中，这种干预可能是不必要和/或过度的。³⁴ 在此期间，定居者在涉及定居点扩建问题的示威和冲突中杀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安全部队杀死了 23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 6 名儿童，约 6 313 人受伤。³⁵

19. 与前几个报告期一样，定居者暴力行为似乎是为了恐吓巴勒斯坦人和夺取土地。定居点和前沿定居点附近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目标是巴勒斯坦农村人的家园和生计，并吓阻巴勒斯坦人进入他们的土地。在巩固和扩大以色列定居点的同时，定居者暴力行为导致巴勒斯坦人在其家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难以为继。定居者蓄意实施的日益严重的暴力行为助长了胁迫性环境的形成和恶化，迫使巴勒斯坦人远离他们长期谋生的地区，或者离开他们通常居住的地方。³⁶

20. 在橄榄收获季，定居者暴力行为有所增加。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记录了在西岸发生的 40 起定居者对农民实施暴力的事件，26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 16 人是在定居者袭击后进行介入的以色列安全部队打伤。³⁷ 至少有 1 700 棵树遭到破坏，大量橄榄被盗，这主要发生在纳布卢斯和拉马拉两省。³⁸ 定居点附近的农地上发生了 16 起事件，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只有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事先协调才能进入农田。巴勒斯坦农民在获得以色列授权进入隔离墙后面禁区的土地方面也遇到了困难。虽然以色列安全部队加强存在是值得欢迎和积极的一步，但在对暴力定居者执行法治方面的长期差距仍然令人严重关切。³⁹

21. 12 月，一名巴勒斯坦人杀害了一名定居者妇女，一名 16 岁的以色列男孩在 12 月 22 日据称向巴勒斯坦汽车投掷石块，其后在逃离以色列警察追逐时死于车祸，此后西岸各地定居者的暴力活动激增。2020 年 12 月发生了 46 起定居者暴力事件，而 2019 年 12 月为 11 起。⁴⁰ 定居者每天都在 60 号公路沿线投掷石块、进行封锁和举行示威，袭击巴勒斯坦车辆和房屋，包括武装和暴力对抗，并枪指巴勒斯坦人，这些行为一直持续到 1 月份。1 月 17 日，大约 20 名以色列定居者从伊扎尔定居点方向进入巴勒斯坦 Madama 村，袭击了郊区的一所房屋，当时房屋里有一名妇女带着四个孩子，其中包括一个婴儿。这群蒙面定居者向院子里 6 岁和 11 岁的女孩投掷了大石块。当这位母亲出来的时候，她和她们所撤离的房子都遭到了石块的袭击。11 岁的女孩脸部受伤入院治疗，母亲和 6 岁的女孩受轻伤，房子的窗户被打破。由于担心失去前往以色列的工作许可，这家人没有提出

³⁴ A/76/333，第 11 和 12 段。

³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³⁶ A/HRC/43/67，第 57 和 58 段。

³⁷ 见 www.ochaopt.org/content/2020-olive-harvest-season-low-yield-amidst-access-restrictions-and-settler-violence#ftnl。

³⁸ 同上。

³⁹ 同上。

⁴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控诉。目前还没有关于对袭击事件展开任何调查的信息。经过一致努力，以色列政治和安全当局在 2 月份设法平息了紧张局势和暴力，其中包括以色列安全部队中央司令部司令和以色列民政局负责人与定居者团体举行了一次会议。⁴¹

22. 从 4 月开始，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驱动的暴力事件进一步严重激增。在谢赫贾拉和锡勒万，威胁要为定居者组织的利益进行大规模驱逐，斋月期间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周围实施了行动限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出于民族主义动机进行煽动和暴力，这些都加剧了紧张局势。这些对抗导致局势严重升级，蔓延至东耶路撒冷其他居民区，并在 5 月期间蔓延至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引发了以色列与加沙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之间自 2014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以色列境内的犹太社区和巴勒斯坦社区之间也出现了广泛的抗议和暴力行为。⁴²

23. 今年 5 月，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发生了 86 起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暴力事件。⁴³ 两名巴勒斯坦人被定居者打死，在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同时向巴勒斯坦人发射实弹的情况下，另有两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还有 35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3 名儿童，被定居者打伤，其中 5 人被实弹击中。在同一时期，有一名以色列定居者被巴勒斯坦人打死，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 10 人受伤。⁴⁴ 5 月 3 日，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纳布卢斯南部 Za'tarah 检查站驾车射击，打死一名以色列男子，打伤另外两人。

24. 据报告，5 月 14 日，从俯瞰希布伦南部 Rihiyah 村的 Hagai 定居点抵达的以色列定居者放火焚烧了 500 德南已耕种的土地。就在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跑到该地点时，一群武装定居者用实弹击中了一名 26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的头部。目击者称，这名男子摔倒受伤，随后遭到定居者的殴打，定居者还向试图接近的其他巴勒斯坦人发射实弹。以色列安全部队抵达后使用催泪瓦斯、包裹橡胶的金属子弹和实弹驱散了巴勒斯坦人，但没有逮捕任何定居者。一辆救护车将受伤男子送到医院，他在医院被宣布死亡。截至 5 月 31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尚未对这起杀戮事件展开调查。⁴⁵ 5 月 16 日，十几名据信是定居者的以色列人(其中至少五人携带枪支)乘坐四辆车在东耶路撒冷的 Bayt Hanina 和 Shu'fat 居民区附近游弋。他们设立了一个武装检查站，瞄准过往的汽车和人群，并向他们开枪。巴勒斯坦青年聚集在一起，向他们投掷石块。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发射了实弹，重伤两名巴勒斯坦男子。以色列警方展开了调查，逮捕了七名嫌疑人，其中一人被起诉。

25. 作为占领国，以色列有义务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尽可能在一切情况下恢复并确保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公共秩序和生活，并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在任何情

⁴¹ 见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in-attempt-to-stem-violence-israeli-army-brass-meet-with-radical-settlers-1.956060。

⁴² 见 A/76/333。

⁴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⁴⁴ 同上。

⁴⁵ 见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two-weeks-on-police-haven-t-begun-probing-alleged-settler-killing-of-palestinian-1.9931965。

况下免遭一切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⁴⁶ 以色列还有义务尊重和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包括他们的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⁴⁷

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26. 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多次报告说，在定居者实施暴力行为和侵占巴勒斯坦私人土地方面普遍存在有罪不罚的风气。⁴⁸ 尽管定居者暴力行为日益严重，但这种风气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一些人报告了以色列当局所采取的步骤。更令人关切的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的案件中，根据目击和记录，以色列安全部队与定居者一起利用枪支等手段攻击了巴勒斯坦人。

27. 在可获得的最新报告(2020年8月)中，以色列司法部列出了2019年1月至2020年7月期间对定居者涉嫌“基于意识形态的罪行”进行的93项调查。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提出了两项起诉，包括前几年开庭审理的案件，五名被告被判有罪，所有这些涉及的都是2014年和2015年发生的事件。⁴⁹ 司法部没有提供关于巴勒斯坦人提交的控诉数量的资料，因此，无法将已展开的调查数目与控诉数目进行比较。在同一时期，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记录了341起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其中2人被杀，113人受伤。⁵⁰

28. 2021年5月，以色列人权组织 Yesh Din 发布了关于2017年至2020年以色列定居者在西岸 B 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所犯意识形态驱动罪行的责任的研究报告。⁵¹ 在该组织记录的63起事件中，大多数是据称的财产事件(41起)和投掷石块罪行(14起)。以色列警方已对38起事件展开调查，尚未进行任何起诉。⁵²

29. 9月，罗德地区法院对2015年杜马纵火袭击案的两名肇事者进行了宣判，他们已于2020年5月被判有罪。⁵³ 2月23日，以色列当局起诉了一名17岁的以色列男孩，他被控向 Sartah 的巴勒斯坦家庭投掷眩晕手榴弹。⁵⁴ 9月6日，一名

⁴⁶ 《海牙章程》，第四十三和四十六条；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7条。

⁴⁷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另见 A/HRC/34/38，第6-9段(全文)。

⁴⁸ A/74/357，第27段；A/70/351，第23段；A/HRC/25/38，第42-47段；A/HRC/43/67，第26-29段；A/HRC/31/43，第37段；以及 A/HRC/34/39，第18段。

⁴⁹ 以色列，司法部，“调查和起诉在西岸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犯罪行为”，2020年8月。可查阅 <https://www.justice.gov.il/Units/YeutzVehakika/InternationalLaw/MainDocs1/InvestigationandProsecutionofOffencesAgainstPalestinians.pdf>。

⁵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⁵¹ Yesh Din, “Settler crime and violence inside Palestinian communities, 2017–2020”, May 2021, p. 6. 可查阅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files.yesh-din.org>。

⁵² 同上。另见 Yesh Din, “Law enforcement on Israeli civilians in the West Bank: Yesh Din figures 2005–2019” (December 2019)。可查阅 <http://din-online.info/per42e.html>。

⁵³ A/HRC/46/65，第28段。

⁵⁴ 文内斯兰，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的通报会上所作发言，2021年3月25日(见脚注8)。另见 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17-indicted-for-stun-grenade-attack-on-palestinians-vandalism/。

以色列男子在 Bidya 附近开枪打伤两名巴勒斯坦人，被指控犯有严重攻击罪。⁵⁵ 去年 11 月，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三名以色列人因在一个月前袭击收获橄榄的巴勒斯坦人而被起诉。⁵⁶ 12 月 29 日，州检察官办公室就策划“价签”行动对两个人(其中一人是未成年人)提起诉讼。⁵⁷

30. 关于在此期间发生的致命的定居者暴力事件，没有公开信息表明对以下事件进行了调查：1 月 5 日，Bayt Ummar 的一名 25 岁居民被杀，据说此人试图向以色列安全部队人员投掷刀具；5 月 14 日，一名 26 岁的巴勒斯坦人在 Urif 被一名定居者杀死；5 月 14 日，一名男子在 Salfit 被杀死；5 月 19 日，一名 37 岁的妇女在 Qiryat Arba' 附近被杀死，无法确定肇事者是定居者还是以色列安全部队成员。关于 2 月 5 日一名来自 Ras Karkar 的 32 岁巴勒斯坦男子被杀一事，他在夜间进入一个前沿定居点，据报他试图闯入一所房屋，未持有任何武器，被定居者开枪打死。以色列安全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以色列安全部队已将事件定为未遂恐怖袭击，因此没有展开刑事调查。据报，其中一名嫌疑人此前曾在 2020 年 9 月因严重袭击罪被起诉，并于 2020 年 7 月被没收枪支。⁵⁸ 关于 5 月 14 日在 Rihyah 被定居者杀害的巴勒斯坦男子，以色列当局尚未宣布开始调查，以色列警方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没有向警方提出控诉，我们也不知道所述事件的细节”。⁵⁹

31. 司法系统未能保护巴勒斯坦人，在追究定居者对暴力侵害巴勒斯坦人行为的责任方面存在缺陷，包括：对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⁶⁰ 长期普遍缺乏彻底和公正的调查；⁶¹ 起诉率和定罪率很低；程序经常延误；指控从轻等。由于对以色列法律体系不信任和害怕遭到报复，巴勒斯坦人提出的控诉很少。⁶² 虽然以色列当局近年来为预防、调查和起诉特定的定居者暴力事件做出了努力，但总体而言，这些缺陷导致定居者暴力行为不受惩罚的风气一直存在，造成袭击持续发生。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在案的定居者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一起开枪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加剧了这种风气。

⁵⁵ 见 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man-indicted-for-shooting-injuring-2-palestinians-in-west-bank-brawl/。

⁵⁶ 见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israeli-settler-two-teens-indicted-for-attacking-palestinian-olive-farmers-1.9324925。

⁵⁷ 见 www.srugim.co.il/?p=521119(希伯来语)。关于“标价行动”的定义，见 A/HRC/40/42，第 30 段。

⁵⁸ 见 www.timesofisrael.com/man-said-to-have-shot-infiltrator-dead-already-on-trial-for-shooting-palestinian/。

⁵⁹ 见 www.972mag.com/ismail-tubasi-settler-violence-west-bank/。另见 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premium-1.9930536?utm_source=mailchimp&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author-alert&utm_campaign=%D7%94%D7%92%D7%A8%20%D7%A9%D7%99%D7%96%D7%A3&utm_term=20210623-05:54(希伯来语)。

⁶⁰ A/HRC/43/67，第 29 段；以及 A/68/513，第 12 段。

⁶¹ A/HRC/40/42，第 55 段；A/71/355，第 50 段；A/HRC/34/38，第 38 段；以及 A/HRC/37/43，第 23 段。

⁶² A/75/376，第 33 段。

拆除、强迫迁离和流离失所

32. 下文提到的拆除和强迫迁离事件导致大量侵犯人权事件，加剧了胁迫性环境，并引发了对强行迁移风险的关切。这些行为还令人继续关切对占领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道法相关条款，包括关于禁止毁坏专门用于教育的财产和机构的条款是否得到遵守。⁶³

3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尽管暴发了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但拆除和没收数量激增。以色列当局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拆除了 964 座建筑，这是自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开始记录拆除事件以来的最高数字，⁶⁴ 这种行为导致 1 241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655 名儿童，另有 5 789 人受到影响。⁶⁵ 东耶路撒冷(162 座)、C 区图巴斯省(195 座)和希伯伦省(192 座)受影响最大。⁶⁶ 在被拆除的建筑中，有 216 座建筑是作为人道主义援助捐资兴建的，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拆除了 95 座人人享有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项目(水卫项目)建筑物。C 区和东耶路撒冷的五所学校收到停工或拆除令。⁶⁷

34. 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多地被迫在接到拆除令之后拆除自己的建筑，以避免更高的罚款并承担拆除费用。⁶⁸ 自行拆除数目为 74 起，而上一时期为 52 起，在此期间有 224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116 名儿童。⁶⁹ 2 月，耶路撒冷市政府拒绝了 Bustan 社区提交的总体规划，该规划是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而进行的当前谈判的一部分。⁷⁰ 市政府还反对地方法院提出的将冻结拆除范围扩大到 68 户家庭的请求。3 月，法院决定延长 52 起拆除案件的期限，等待市政当局的规划程序。Bustan 居民区总共有 100 座 1 550 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仍然受到强行驱逐的威胁。

35. 此外，在东耶路撒冷至少有 218 个巴勒斯坦家庭的 970 人(其中包括 424 名儿童)，主要由于以色列定居者组织在以色列法院提起的诉讼而面临被强行驱逐的风险。⁷¹ 去年 9 月到今年 2 月，以色列法院下令驱逐了 13 个巴勒斯坦家庭，并维持了为了定居者组织的利益，将总共 10 个巴勒斯坦家庭从 Batn al-Hawa 的

⁶³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和 147 条；以及《海牙章程》，第四十六和五十六条。另见 [A/HRC/34/38](#)，第 21 和 33 段。

⁶⁴ 根据 2009 年以来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系统记录拆除事件的数据库提取的数据。

⁶⁵ 被业主拆除、扣押或强制拆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⁶⁶ 同上。

⁶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东耶路撒冷 8 个，C 区 45 个。

⁶⁸ [A/75/376](#)，第 48 段。

⁶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⁷⁰ Ir Amim, “Reignited plan for ‘King’s Garden’ park threatens to displace over 1,000 Palestinians from Al Bustan, Silwan”, 25 March 2021; 以及挪威难民理事会，档案资料。

⁷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0 年住户调查；[A/75/367](#)，第 40-56 段。

家中驱逐出去的裁决。⁷² 上诉正在等待地区法院或最高法院裁决。⁷³ 2月10日和3月2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驳回了谢赫贾拉13户巴勒斯坦家庭进行驱逐的上诉。⁷⁴ 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这些家庭要求允许向最高法院上诉的请求正在等待审议。⁷⁵ 驱逐威胁引发了巴勒斯坦人和团结运动的大规模抗议、定居者的反抗和挑衅以及大量使用武力行为，包括以色列安全部队在2021年4月和5月对完全和平的抗议者使用了武力。⁷⁶

36. 根据国际人道法，被占领土上的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尊重，占领国不能予以没收。⁷⁷ 这些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中的驱逐程序基于两项以色列法律——《业主不在财产法》和《法律和行政事项法》的适用，这似乎与这一义务不符。⁷⁸ 因此，如果下达和执行驱逐令，将违反以色列根据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

面临强行迁移风险的巴勒斯坦社区

37. 在胁迫性环境下，C区、东耶路撒冷和希伯伦H2区的巴勒斯坦社区仍然面临强行迁移的风险。⁷⁹ 如下所述，特别危险的是贝都因人和游牧社区，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18个社区，其中包括Khan al-Ahmar/Abu al-Helu社区⁸⁰和约旦河谷的社区，以及位于以色列指定为军事禁区的土地上的社区。

四. 胁迫性环境：位于C区一个射击区和一个前沿定居点之间的巴勒斯坦游牧社区

38. 自1970年代以来，约18%的西岸地区，即近30%的C区被以色列指定为封闭的“军事射击区”，用于军事训练。⁸¹ 这些地区也是38个以贝都因人为主或游牧社区中约6200名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这些社区是西岸最脆弱的社区之一，居

⁷² 见 Ir Amim, “Court rules to uphold eviction order of 8 families from Batanal-Hawa”, 24 November 2020; <https://peacenow.org/en/district-court-rejects-the-appeal-of-8-families-from-batan-al-hawa-ordering-their-eviction>; Ir Amim, “Magistrate Court rules to evict four more families from Batan al-Hawa, Silwan”, 31 December 2020; and Ir Amim, “Old City Basin watch: Israeli courts rule to evict 11 Palestinian families from Sheikh Jarrah and Batan al-Hawa”, 17 February 2021.

⁷³ 留待向以色列最高法院上诉，第8694/20号和第8858/20号。

⁷⁴ Ja’uni、Askafi、Al-Kurd 和 Abu Hasna 家庭以及 Hamad 家庭。见“立刻实现和平”，“地区法院驳回31人的上诉，命令他们为了定居者而离开他们在 Sheikh Jarrah 的家园”，2021年3月4日。

⁷⁵ [A/76/333](#)。

⁷⁶ 同上。

⁷⁷ 《海牙章程》，第四十六条。

⁷⁸ [A/75/376](#)，第40-56段。

⁷⁹ [A/72/564](#)，第36-58段；以及 [A/HRC/34/39](#)，第44段。关于 Khan al-Ahmar/Abu al-Helu，见 [A/74/357](#)，第12和36段。

⁸⁰ [A/74/410](#)，第22段；[A/74/357](#)，第36段；[A/HRC/37/43](#)，第24和25段；以及 [A/HRC/43/67](#)，第33段。

⁸¹ [A/73/410](#)，第26、28、44、45段；以及 [A/72/564](#)，第41-48段。

民在享有适当生活和健康水准权，包括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方面受到严重限制。⁸² 在没有事先与以色列当局协调的情况下(很少得到批准)，巴勒斯坦人在射击区的存在是正式受到禁止的，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人进行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⁸³ 居民在射击区内放牧面临限制，以色列当局经常拆除和没收巴勒斯坦人拥有的财产或没收牲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人在射击区内的 276 座建筑物被拆除，包括 141 座捐资兴建的建筑物，造成 500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284 名儿童和 108 名妇女。⁸⁴

39. 11 月和 2 月，以色列当局在位于 903 射击区的 Humsa Al Bqai'a 拆除或没收了 165 座建筑物，这是联合国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拆除行动，造成 311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63 名妇女和 179 名儿童。在被拆除或没收的建筑物中，94 座是捐资兴建的，包括针对以前拆除行为、作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的建筑物。⁸⁵ 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根据国际法停止拆除和没收行动，但住房、水、环卫和个人卫生设施和生计设施仍被拆除，帐篷、食物、水箱和社区牲畜饲料被没收。⁸⁶ 2 月，以色列当局没收了所有水箱，导致该社区没有饮用水或牲畜用水。以色列声称，该社区在 1972 年被指定为射击区很久之后，巴勒斯坦人于 2010 年“非法”在该地区定居，其在那里的存在危及以色列人员。该社区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并表示该村在 1967 年该地区被占领之前就已存在。社区长达十年的反对拆除的请愿和上诉没有得到高级法院的最终裁决，因为西岸的军事指挥官于 2020 年 10 月拒绝了社区提出的将该地区排除在射击区之外，以使这些建筑合法化的请求。在 11 月初口头命令社区居民离开该地区并进行拆除和没收之前，没有留出时间让社区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法律行动。社区一再拒绝搬迁到另一个地点的建议，并表示希望留下来。以色列的这种行动给社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搬家，因此构成胁迫性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增加了迫在眉睫的强行迁移风险。强行迁移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构成战争罪。⁸⁷

40. 在一些射击区，如 Masafer Yatta 918，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军事演习期间受到进一步影响，有时候被迫临时撤离家园。在房屋附近发生炮击，军用坦克对巴

⁸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面临强行迁移风险的巴勒斯坦社区：纳布卢斯东部‘射击区’案例”，2018 年 8 月 9 日。

⁸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Noga Kadman, *Acting the Landlord: Israel's Policy in Area C, the West Bank* (Jerusalem, B'Tselem, 2013)；和 Nir Shalev and Alon Cohen-Lifshitz, *The Prohibited Zone: Israeli Planning Policy in the Palestinian Villages in Area C* (Bimkom, 2008)。

⁸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⁸⁵ 同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西岸的拆除和流离失所情况：概览”，2021 年 2 月。

⁸⁶ 同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再次呼吁停止拆除行为并尊重国际法”，2021 年 2 月 5 日；Lynn Hastings, Humanitarian Coordinator for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statement on the demolition at Humsa – Al Bqai'a*, 9 July 2021；Peter Stano, Spokespers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statement on the Israeli demolition of Palestinian structures*, Brussels, 5 November 2020。

⁸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1)和 147 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8 目。

勒斯坦人的财产、土地和庄稼造成破坏。⁸⁸ 例如，2月1日至3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金巴举行了一次训练行动，军用坦克损坏了向一所学校和一家诊所供水的水箱以及供电的电缆和太阳能电池板。⁸⁹ 在其他射击区，如纳布卢斯 904 A，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进行军事演习。事实上，被指定用于训练的射击练习区土地中，有近 80%并非作此用途。⁹⁰ 然而，巴勒斯坦人继续受制于以色列有关射击区的条例和政策，增加了搬迁的压力和强行迁移的风险。⁹¹

41. 上述社区也受到其附近定居点扩建和前沿定居点的影响。以色列当局已经批准了射击区内“国家土地”的公告。批准手续是由一个名为蓝线小组的机构执行的，目的是分配土地用于扩建定居点，或者以追溯方式将未经授权的前沿定居点和农场“合法化”。⁹²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媒体从以色列安全部队获得的军事文件进一步表明，以色列士兵在没有得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正式批准的情况下，歧视性地将巴勒斯坦牧羊人驱逐出射击区，同时允许定居者留下来，甚至建造前沿定居点和基础设施。⁹³

42. 以色列继续为农场等非法前沿定居点活动提供便利和奖励，包括在射击区附近，甚至在射击区内。12月16日，以色列媒体披露，2018年和2019年，160万谢克尔(49万美元)的以色列国家公共资金被转移到阿马纳定居点活动，用于开发未经授权的前沿定居点。⁹⁴ 2月11日，以色列前任定居点事务部长向以色列媒体表示，在“C区，我们渴望行使以色列主权。建立农场的目的就是为我们保留这一选择的余地”。⁹⁵ 他指出，建立定居者农场“是为了帮助我们掌握整个地区的脉搏……犹太牧羊人不能阻止巴勒斯坦人的建设，但他可以报告”。⁹⁶

⁸⁸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进行的监测。另见土地研究中心，“在希布伦省东南部的 Masafer Yatta，巴勒斯坦庄稼遭到破坏，人们受到惊吓，房屋被以色列军事训练摧毁”，2021年2月3日。

⁸⁹ 同上。

⁹⁰ Kerem Navot, *A Locked Garden: Declaration of Closed Areas in the West Bank* (2015)。

⁹¹ 见 [A/72/564](#)，第 41 和 47 段。

⁹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另见 [A/72/564](#)，第 47 段；以及 Kerem Navot, *Blue and White Make Black: The Blue Line Team in the West Bank* (2016)。

⁹³ Hagar Shezaf, “Israeli soldiers expel Palestinians while letting settlers stay, military documents reveal”, *Haaretz*, 8 February 2021; Amira Hass, “Analysis: six lies about Israel's wild West settlement outposts”, *Haaretz*, 15 February 2021。

⁹⁴ Hagar Shezaf, “Israeli settler group funneled half a million dollars in public money to illegal settlements”, *Haaretz*, 16 December 2020。

⁹⁵ Oded Shalom and Elisha Ben-Kimon, “The Hague price”, *Ynet News*, 11 February 2021。可查阅 www.yediot.co.il/articles/0,7340,L-5885532,00.html。

⁹⁶ 同上。

43. 前沿定居点往往处于战略位置，要么作为现有定居点的延伸，分布在限制巴勒斯坦人进入和行动的关键道路和路口沿线，⁹⁷ 要么分布在通常位于山顶的射击区边缘沿线，环绕在巴勒斯坦土地上。⁹⁸ 射击练习区内未经授权的农场均有待决的拆除令，但这些拆除令很少被执行。⁹⁹ 一些未经授权的前沿定居点有基础设施服务，包括水电。¹⁰⁰ 根据记录，在巴勒斯坦社区与射击区的定居者农场之间进行了歧视性执法，这些案例表明，以色列正在实施射击区，作为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一种手段，以利于定居点的扩张，而定居者农场则进一步促进了这一目标。¹⁰¹

44. 这些前沿定居点也是定居者实施暴力行为和恐吓巴勒斯坦人的根源所在。人权高专办在射击区监测的案件包括身体暴力，实弹射击，焚烧田地和牲畜，盗窃和破坏财产、树木和庄稼，投掷石块以及对牧民及其家人的持续恐吓。在几起记录在案的案件中，以色列安全部队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防止暴力；相反，他们对与定居者有关的暴力事件做出的回应是命令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地区，包括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甚至积极支持定居者。此外，以色列安全部队是紧张和暴力的另一个根源，包括当巴勒斯坦人抗议扩建定居点和新的前沿定居点之时(见下文第 49 段)。

A. 案例研究：904 A 射击区及其附近地区

45. 纳布卢斯省 904 A 射击区覆盖四个社区，面积约为 14 000 德南，居住有 310 名巴勒斯坦人，所有这些人据信都有被强行迁移的危险。¹⁰² 自 2009 年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开始记录拆除情况以来，以色列当局已经拆除了这些社区中的 515 座建筑。自以色列于 1967 年宣布该地区为射击区以来，已经有几个巴勒斯坦家庭离开。例如，在所有居民被迁走后，阿德达瓦社区就不复存在了。¹⁰³ 共有 10 个前沿定居点位于射击区内和边界沿线，射击区内至少有 755 德南土地用于农业。¹⁰⁴ 虽然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人建造住宅和基础设施，定居者却修建了穿越射击区的土路，将伊塔马尔

⁹⁷ Kerem Navot and B'Tselem, *This Is Ours – And This, Too: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2021)。

⁹⁸ Hass, “Analysis: six lies about Israel's wild West settlement outposts”。

⁹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凯雷姆·纳沃特的档案资料。

¹⁰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面临强行迁移风险的巴勒斯坦社区：纳布卢斯东部‘射击区’案例”。

¹⁰¹ Shezaf, “Israeli soldiers expel Palestinians while letting settlers stay”; Hass, “Analysis: six lies about Israel's wild West settlement outposts”。

¹⁰² Khirbat Tana, Al Ja'wanah, Tell al Khashabeh and Afjam;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¹⁰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档案资料。

¹⁰⁴ A/72/564, 第 48 段，以及凯雷姆·纳沃特的说法的档案资料。

前沿定居点与约旦河谷的“阿隆公路”连接起来。¹⁰⁵ 以色列安全部队还在靠近 Afjam 的东部边缘的公路上安装了一个大门，进一步扰乱了牧民和农民的进出。¹⁰⁶

46. 射击区受影响最大的社区是大约有 170 名居民的 Khirbat Tana。自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2009 年开始记录以来，该社区 398 座建筑物被拆除，是西岸所有社区中拆除建筑物数量最多的社区。3 月 17 日，以色列当局拆除了 8 座建筑物，造成 18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9 名儿童。在社区剩余的建筑物中，95.8% 的建筑物正在等待拆除或停工。¹⁰⁷ 以色列民政局不承认 Khirbat Tana 是一个村庄，因为它位于射击区内，因此不会考虑将其列入总体规划，以色列民政局还禁止巴勒斯坦人在该地区进行建造。¹⁰⁸ 2016 年，针对 Khirbat Tana 发生的大规模拆除事件，以色列国防部声称，居住在射击区内的建筑物对巴勒斯坦居民的生命构成危险。¹⁰⁹ 然而，自 2019 年 6 月以来，904 A 射击区没有进行过任何军事训练。¹¹⁰

47. 周边社区的许多巴勒斯坦人在射击区内拥有农田。他们进入土地需要事先与以色列当局协调，但很少获发许可证。例如，亚农社区受到西面 904 A 射击区的限制，并被另外三面的前沿定居点包围，这限制了牧场的出入，并切断了纳布卢斯的服务通道。亚农人口从 2001 年的 30 户减少到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 6 户。¹¹¹

48. 射击区 904 A 的大多数定居者暴力行为与财产损失和土地征用直接相关。例如，1 月 11 日，在 Tell al Khashaba，8 名以色列定居者用拖拉机犁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声称拥有这些土地。以色列安全部队抵达后，一名定居者拿出一张地图，上面有在该地区进行建设的计划，其中包括一条从 Gitit 定居点出发的公路。针对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随后发生的冲突，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一名巴勒斯坦人，此人被拘留 14 天后获得保释。以色列警方以不遵守 COVID-19 佩戴口罩的规定为由对 4 名巴勒斯坦人处以罚款，但没有一名定居者被罚款，以色列安全部队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该地区，而定居者仍留在原地。当地社区向宾亚明警方提出了控诉。以色列当局随后带着一名土地测量员抵达该村，并告知该社区，扩大吉特定居点的计划已于 1997 年获得批准。1 月 13 日，15 名定居者带着一台推土机和两台拖拉机，在吉特一名定居点警卫的陪同下返回了上述地点。在随后发生的定居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中，巴勒斯坦电视台拍摄到两名以色列定居者用木棍野蛮殴打一名老人和他 47 岁的儿子。¹¹² 受害者因伤被送往医院。以色列

¹⁰⁵ 同上。

¹⁰⁶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面临强行迁移风险的巴勒斯坦社区：纳布卢斯东部‘射击区’案例”。

¹⁰⁷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档案资料。

¹⁰⁸ A/72/564，第 43 段。

¹⁰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6 年在 Khirbat Tana 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拆除行动”，2016 年 3 月 21 日。

¹¹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¹¹¹ 同上。

¹¹² 见 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Itv19MCfP4Q。

安全部队的回应是向空中发射实弹，并用包裹橡胶的金属子弹、催泪瓦斯和辣椒喷雾剂袭击巴勒斯坦人，随后护送定居者离开。以色列测量员回到该地区后，划出了 1 200 德南的土地，定居者放置了铁条来标记这块土地。自 1 月 13 日以来，以色列安全部队阻止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人进入这些土地。根据村委会的说法，至少有 50 户家庭的生计受到了影响。

49. 除了未能保护巴勒斯坦人免受定居者的伤害外，在某些情况下，以色列安全部队反而制造了紧张和暴力，包括巴勒斯坦人在抗议其土地上的非法定居者活动之时。例如，3 月 19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射击区 904 A 以西的 Beit Dajan 的示威活动中开枪击中一名 46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头部，致其死亡，当时约 250 名巴勒斯坦人在那里抗议在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前沿定居点农场。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爆发冲突时，有人看到受害者手持弹弓，顺着山坡朝着其中一名士兵移动。这名士兵从大约 30 米远的地方朝他的前额开枪，据目击者称，该士兵继续向试图提供帮助的巴勒斯坦人发射实弹。受害者在送往医院途中被宣布死亡。

B. 案例研究：918 射击区及其附近地区

50. 希布伦省 Masafer Yatta 918 射击区面积约为 30 000 德南，约 1 300 名巴勒斯坦人居住在 14 个村庄。¹¹³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被宣布为军事禁区以来，当地居民一直面临被迫驱逐、拆除和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在所有居民流离失所后，Khirbet Sarura 和 Kharoubeh 两个村庄不复存在。¹¹⁴ Masafer Yatta 的游牧社区依靠牲畜为生。大多数居民住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帐篷或洞穴里，没有水电供应，目前所有人都依赖粮食援助。¹¹⁵ 9 个前沿定居点和定居者农场位于射击区及其附近，¹¹⁶ 一直是暴力、恐吓和“抢地”的根源所在。¹¹⁷

51. 1999 年，以色列当局以“非法居住在射击区”为由，对大约 700 名巴勒斯坦居民发出驱逐令，这违反了以色列现行的军事命令，该命令规定射击区的限制措施不适用于该地区的现有居民。¹¹⁸ 2000 年，以色列人权协会代表 200 个家庭向以色列高级法院提交了请愿书，高级法院发布了临时禁令，允许村民返回家园。2012 年，以色列宣布打算拆除 1 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 8 个社区。¹¹⁹ 在 2020 年 8 月的一次听证会上，以色列辩称，在该地区被宣布为射击区时，巴勒斯坦社区居民并不是该地区的永久居民，因此无权继续居住此地。¹²⁰ 2020 年 7 月，以

¹¹³ 挪威难民理事会，2021 年的档案资料。

¹¹⁴ 同上。

¹¹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¹¹⁶ 凯勒姆·纳沃特的档案资料。

¹¹⁷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结果。

¹¹⁸ [A/HRC/24/30](#)，第 28 段。

¹¹⁹ 同上。

¹²⁰ B'Tselem，“Masafer Yatta communities whose land was declared a ‘firing zone’”，13 September 2020。

色列民权协会向法院提交了 1981 年听证会的记录，当时的农业部长指示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该地区设立训练区，造成巴勒斯坦居民流离失所。¹²¹ 截至 5 月 31 日，该案正在等待裁决。与此同时，自 1999 年以来，Masafer Yatta 的社区遭到了几波拆除行动和拆除令的影响，包括针对射击区外的村庄的拆除行动和拆除令。挪威难民理事会为尚未受到拆迁令波及的家庭提供了法律代理，并在高级法院对驱逐案作出裁决后，于 12 月 24 日获得了为期 60 天的临时禁令。

5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 918 射击区拆除了 54 座巴勒斯坦建筑，致使 100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55 名儿童和 26 名妇女，并影响到另外约 1 911 人。¹²² 11 月 25 日，民政局拆除了 44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 22 人是未成年人)的住房，并切断了整个社区的供水。¹²³

53. 1 月 1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用实弹击中一名 24 岁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男子的颈部，当时他正试图取回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射击区边缘地带的 Ar Rakeez 社区没收的发电机。发电机是这家人唯一的电力来源。受害者颈部以下瘫痪，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仍处于危急状态。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内部调查认定，该次枪击事件系意外，但巴勒斯坦目击者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以色列安全部门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¹²⁴

5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记录了在 918 射击区及其附近发生的 103 起定居者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导致 85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至少 1 589 棵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树木遭到破坏。12 月 19 日，数十名定居者，其中一些人戴着面具，手持枪支，闯入了苏西亚的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农田。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身体攻击，一名 82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腹部被踢伤。当以色列安全部队抵达后强行驱散了巴勒斯坦人，没有逮捕任何人。人权志愿者组织 Yesh Din 代表该家庭提出控诉，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没有得到资料，说明是否已展开调查。12 月 20 日，约 30 名定居者(其中一些人持有武器，戴着面具)在同一块土地上袭击了 12 名巴勒斯坦人，打伤了其中几人。以色列安全部队进行了干预，命令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地区。

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

55. 作为占领国，以色列不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利用被占领土进行军事活动。¹²⁵ 以色列射击区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军事训练，在被占领的西岸没有现行敌

¹²¹ Akevot, “Document exposed by Akevot: Ariel Sharon instructed IDF to create training zone to displace Palestinians”, 9 August 2020; Ofer Aderet, “Document reveals Ariel Sharon’s plan to expel 1,000 Palestinians”, Haaretz, 9 August 2020.

¹²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¹²³ B’Tselem, “Wave of demolitions in West Bank: Masafer Yatta, South Hebron Hills, 25 November 2020”, 26 November 2020.

¹²⁴ Hagar Shezaf, “Funding Issues Delay Rehabilitation for Palestinian Man Paralyzed by Israeli Army Gunfire”, 24 February 2021.

¹²⁵ 《海牙章程》，第四十六和五十二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三条。

对行动的情况下，并未达到必要的军事理由或绝对必要的军事行动的门槛，这些军事行动可能会成为任何迁出人口或者没收或破坏私人财产的理由。一些射击区甚至很少用于军事目的。

56. 以色列继续拆除和夺取军事射击区内和附近的巴勒斯坦建筑物，包括国际资助的人道主义项目。根据国际人道法，被占领土上的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尊重，占领国不能没收这些财产。¹²⁶ 只有在军事行动认为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国际人道法为破坏或没收私人财产行为辩护；而且，只有因居民安全或迫切的军事理由有此必要，强行将被占领的平民从某一地区迁出才是正当的，而且即便如此，也只能在有关地区的敌对行动停止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进行。¹²⁷ 此外，以色列执行了一项规划政策，不允许居民合法建造房屋或使用基本的重要基础设施。军事禁区进一步限制了巴勒斯坦私人拥有的牧场，并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生计施加了严格限制，这引发了对侵犯人权的担忧。¹²⁸

57. 有鉴于此，以色列在其宣布的射击区或其附近实施的影响巴勒斯坦人的条例、政策和做法加剧了胁迫性环境，迫使这些社区承受极大的搬迁压力，增加了迫在眉睫的强行迁移风险。¹²⁹ 记录在案的从射击区向定居点转让土地的案例加剧了这些关切。¹³⁰

五. 被占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

58. 定居点扩建行为和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商业活动继续引起对该地区叙利亚公民在健康、环境和农业方面所受影响的关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占领的戈兰的叙利亚人继续表示关切一个大型风力涡轮机项目对叙利亚农田和生活质量的影响。2020年12月7日，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300名叙利亚人抗议为安装风力涡轮机而对其土地施加准入限制。以色列警方对抗议活动使用了包括包裹橡胶的金属子弹和催泪瓦斯在内的武力，并逮捕了8名叙利亚人。¹³¹ 尽管遭到叙利亚民众和人权组织的反对，涡轮机安装工作仍于2021年1月开始。¹³²

¹²⁶ 《海牙章程》，第四十六条。

¹²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三和四十九条。

¹²⁸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

¹²⁹ [A/HRC/24/30](#)，第28-29段。

¹³⁰ [A/73/410](#)，第28段。

¹³¹ Al-Marsad, “Israeli police fired rubber bullets and tear gas against Syrian civilians in the occupied Golan”, 10 December 2020; Middle East Eye, “Syrians in occupied Golan Heights protest over Israel wind farm project”, 7 December 2020. [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¹³² Sara Toth Stub, “Renewable project stirs concern over local rights in the Golan Heights”, US News, 17 February 2021.

六. 结论和建议

59.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立和扩大定居点，相当于将本国平民人口转移到其占领的领土之上，这是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¹³³ 这一点已得到包括国际法院、大会、安全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各主管机关的一致确认。¹³⁴

60. 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命安全权、行动自由权、隐私权、家庭生活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工作和教育权以及行使自决权带来了重大不利影响。

61. 以色列未能履行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即尽可能确保公共秩序，保障生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受一切暴力行为或威胁。由于司法系统在追究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财产损失责任方面持续存在缺陷，导致有罪不罚的风气继续盛行。

62.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拆除行为导致的强迫迁离是助长胁迫性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强迫迁离对一系列广泛人权产生负面影响，并增加强行迁移的风险。

63. 适用《缺席业主房产法》和《法律和行政事项法》似乎不符合国际人道法。¹³⁵ 国际人道法禁止在东耶路撒冷采取便利占领国将其人口转移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部分地区的措施，¹³⁶ 这些措施可能构成战争罪。¹³⁷

64. 秘书长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决定是完全无效的，没有任何国际法律效力。

65. 在本报告基础上，秘书长建议以色列：

(a) 按照国际法，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2334(2016)号决议等联合国相关决议，立即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定居点活动；

(b) 立即停止拆除房屋和强迫迁离，停止任何可能进一步助长胁迫性环境和/或导致强行迁移风险的活动；

(c) 审查规划法律和政策以及《缺席业主房产法》和《法律和行政事项法》的适用情况，确保它们符合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

¹³³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

¹³⁴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6 页；安全理事会第 465(1980)和 2334(2016)号决议；大会第 71/97 和 72/86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第 31/36 号决议。

¹³⁵ A/75/376，第 51-55 段。

¹³⁶ 见第 31-33 段。

¹³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6)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8 目；以及 A/75/376，第 54-55 段。

(d) 审查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宣布的军事射击区有关的条例、政策和做法，并确保它们符合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e) 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保护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不受定居者暴力侵害，包括向以色列安全部队发出和执行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明确命令；

(f) 确保立即、有效、彻底、透明地调查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暴力侵害巴勒斯坦人和损坏巴勒斯坦财产的所有事件，如果定罪，则给予适当惩处，并按照国际标准向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包括适当赔偿；

(g) 按照联合国相关决议，立即停止并撤销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进行的所有定居点开发和相关活动，终止歧视性土地、住房和发展政策；

(h) 立即清除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对当地民众构成危险的所有地雷和雷场。
